



红日



吴 强 \ 著 刘旦宅 涂 克 \ 图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红日

H o n g r i

吴 强 \ 著 刘旦宅 涂 克 \ 图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08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日/吴强著;涂克,刘旦宅绘. —北京: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12.10
(红色经典文库)

ISBN 978-7-5153-1180-7

I. ①红... II. ①吴...②涂...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53135号

责任编辑 孙文明

装帧设计 Yellow
lemon

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东四十二条21号

邮政编码 100708

网 址 www.cyp.com.cn

门市部 010-57350370

编辑部 010-57350402

印 刷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

经 销 新华书店

规 格 880×1250 1/32

印 张 16

插 页 6

字 数 420千字

版 次 2012年11月北京第1版

印 次 2013年8月河北第2次印刷

印 数 5001-8000册

定 价 32.00元

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:(010)57350337

第一章

—

灰暗的云块，缓缓地从南向北移行，阳光暗淡，天气阴冷，给人们一种荒凉寥落的感觉。

涟水城外，淤河两岸酱黄色的田野，寂寞地躺着。

开始枯黄的树林里，鸟雀惊惶地噪叫着，惊惶地飞来飞去。这里特有的楝雀^①，大群大群地从这个村庄，这个树林，忽然飞到那个村庄，那个树林里去，接着，又从那个村庄，那个树林，飞到远远的村庄、树林里去。

淤河堤岸的大道上，平日过往不断的行人、旅客，商贩的车辆、骡马也绝迹了。南城门外，那棵出生了二百四十年的高大的巨伞般的老白果树，孤独地站在淤河边上，在寒风里摇曳着枯枝残叶，发着唏嘘的叹息声。

这是深秋初冬的时节。高粱、玉米、黄豆已经收割完了，枯黑的山

^① 楝雀，状似白头翁鸟，但比白头翁鸟肥大一些，吃楝树枣子，窠巢砌在楝树上。

芋藤子，拖延在田里，像是一条条长辫子。农场上大大小小的一堆堆高粱秆、豆秸，寂寞地蹲伏在那里。听不到鸡啼，看不到牛群，赶牛打场或者进行冬耕的农民们悠扬响亮的咧咧声，也好几天听不到了。

战争降临到这个和平生活的地方。

在一周以前攻到涟水城下被杀退的蒋介石匪军整编第七十四师^①，开始了第二次猖狂进攻。

这第二次进攻，十分猛烈，敌人施展了他们的全力。十架、二十架、以至三十架一批一批的飞机，从黎明到黄昏，不停地在涟水城和它的四周的上空盘旋、轰鸣。炸弹成串地朝田野里、房屋集中的所在和树林里投掷，一个烟柱接着一个烟柱，从地面上腾起，卷挟着泥土，扬到半空。大炮的轰击，比飞机的轰炸还要猛烈。有时候，炮弹像雷暴雨般地倾泻下来。房屋、树木、花草，大地上的一切，都在发着颤抖。

苏国英团八连四班班长杨军和他的一个班的战士们，守备在战壕的掩蔽部里，已经两天半了；一个手榴弹还没有打过，步枪子弹每人补足了八十发，除去昨天上午，飞机飞得实在太低，翅膀几乎擦上了白杨树梢，战士张华峰觉得它过于张牙舞爪，欺人太甚，对着飞机翅膀上“青天白日”的徽记打了一枪而外，大家都还一发未动。

“这打的什么仗？我还是头一回！”斜躺在掩蔽部里的战士秦守本，气闷地说。

“这是炮战，最新式的！”坐在他身边的张华峰说。

“炮战？我们的炮呢？”秦守本拍拍手里的步枪，问道。

“是好汉，到面前来干！蹲在老远放空炮，算得什么？”机枪射手金立忠气愤地自言自语着。

^① 七十四师系原七十四军整编而成，相当于原来的军。下辖三个旅，旅相当于原来的师，旅下辖三个团。

“不要急！他们总是要来的！”班长杨军正在擦着刺刀，对金立忠说。

秦守本眨眨红红的眼睛，向班长望望，嗟叹了一声。

杨军觉得秦守本的情绪不好，把他手里的刺刀，在掩蔽部的土墙上刺了一下，说道：

“我们的刺刀、子弹，不会没事干的！有一天，我们也会有大炮！”

正在说着，一颗榴弹炮弹在离他们四五十米的地方，轰然炸裂开来，他们蹲着的掩蔽部顶上的泥土，“哗哗沙沙”地震落下来。在他们附近，紧接着又落下了五发炮弹。弹药手周凤山枕在弹药箱上的头，给震得跌到地上。秦守本的耳朵，虽然塞上了棉花，却仍然感到震痛，他把身子赶紧缩到掩蔽部的里角上去，两只手掌紧按住他的两个耳朵。

“新兵怕炮，老兵怕机关枪。你是新兵？”张华峰忍住笑声，向秦守本问道。

“呃！说实话，机关枪我不在乎，这个‘老黄牛’^①我倒真有点心跳得慌！”秦守本回答说。

战壕里陡然紧张起来，五班、六班的阵地上，传出了叫喊声。

杨军伸头到掩蔽部门口外面望望，五班门口躺着两个战士，一个已经死了，他的头部埋在泥土里。一个受了伤，身子斜仰在塌下来的土堆上，两条腿搭在折断了的木头上，头颈倒悬在土堆子下面，杨军认出那是年轻的战士洪东才。六班掩蔽部的外面，三个战士正抬着受了伤的六班副班长沿着壕沟运送出去。杨军的心绪有些纷乱，他的掩蔽部没有被敌人的炮弹打中，他感到幸运，同时，他也感到敌人的威胁渐渐地逼近了身边。“只是坐在这里挨打吗？”他很想带着他的全班，冲到战壕外面去，和敌人厮杀一番。他咬着嘴唇回到掩蔽部里，当他看到秦守本紧紧

^① 战士们把大炮叫做“老黄牛”。

地抱着脑袋，把身子缩成一个团团，挤在掩蔽部的最里边，敌人的炮弹又在纷纷倾泻下来，他的“冲出去”的念头，又马上消失了。

“怎么样？”张华峰低声问道。

杨军轻轻地摇摇头。

“五班门口吵吵叫叫的，为什么？”

张华峰又问了一句，同时爬起身子，想到掩蔽部外头去看看。杨军一把将他拉住，说道：

“把我们的工事，再加加工！”

战士们意味到邻班的工事吃了敌人的炮弹，同时仰起头来，观察着掩蔽部的上顶是不是牢固。秦守本的两只沾了泥土的手，从脑袋和耳朵上勉强地移了下来，但随即又按到胸口上去。他冷冷地说：

“迫击炮弹，三颗、五颗不在乎。榴弹炮弹么，我看，你们不要说我胆小，一颗就够了！”

趁着炮弹稀疏，飞机从顶空刚刚回旋过去，他们在掩蔽部的顶上覆上了半米多厚的泥土，掩蔽部门口的矮墙也加厚了一些，并且拦上了一棵粗大的树干。

整整一天，依仗着飞机大炮的敌人，前进了三公里。就是说，敌人的前锋部队，距离杨军他们守着的第一线阵地，还有十二公里。照这样的速度计算，如果还是痴猫等死鼠一般地守在战壕里，必须在四天以后，才能跟敌人见面交锋，杨军他们的刺刀，才有溅上敌人血迹的机会。打惯了出击战的部队，变换到阵地守备战，精神上是一种痛苦的折磨。时间在睁眼的睡眠中过去，看不到敌人的影子，伤不到敌人的皮毛，在杨军他们看来，这不是战斗，说是战斗，也是一种令人恼气的战斗。

叫人振奋的消息终于来了。

在当天的夜晚，他们奉令举行第一次出击。

沿着淤河滩向前摸进，河水哗哗地流着，像是悲愤的低诉。夜空里，繁星缀满蓝天，较之置身在不见天日、身子不能立直的掩蔽部里，这时候，他们真是回到海阔天空的世界里来了。秦守本特别显得活跃，他的一只手握着上了刺刀的步枪，一只手拿着手榴弹，他心里说：“这种打法，我死了也甘愿。”河滩上没有路道，潮水刚退下去，滩边又烂又滑，腿脚不时地陷到滩淤里去。

二排长陈连带着五、六班，绕道堤西的田野前进，杨军的一个班，分成两个战斗小组，沿着河滩正面袭击敌人。在堤上一个独立的饭棚子跟前，他们发现了敌人，正要扑将上去，敌人的汤姆枪却抢先开起火来，子弹从他们的头上掠过，穿入到河水里，发出嗤嗤的声音。金立忠一个快步冲上河堤，机枪的两只爪子抓住一个被砍伐了枝干的杨树根子，随即喷出鲜红的火花，射出了密集的连续的子弹。一个班的敌人，被打倒了三个，摔倒在堤边上，有一支汤姆枪，从死了的兵士手里，飞到离尸体五步以外的地方，继续把它肚里的几发子弹打完。没有死的敌人，就慌乱地回头狂奔，嘴里发出听不清字音的惨呼悲喊。杨军、张华峰、秦守本他们追了上去，金立忠的火力，跟在敌人的屁股上凶猛地追击着。副班长带的下半班，和排长陈连带的两个班，几乎同时包抄到敌人的前头，拦断了敌人的归路。敌人有的死在路上，有的惊魂丧胆地跳到淤河里去，淹死了。一个班的敌人，只有一个没有死，胸口中了两颗子弹，血，浸湿了他的灰黄的军衣，胸前印着“灵”字的符号，也溅满了血污。当把他抬走的时候，他模糊地意识到他当了俘虏，微微地抬起他的右手，大声哭叫着说：

“你们赶快把我打死！打死！”

走了没有几步，他就死了。

二

两天以后，敌人终于攻到了涟水城下，杨军的一个班，只剩下五个人，副班长带的下半班，由于掩蔽部中了一颗一百磅的炸弹，全部牺牲了，酱黄色的发着油光的泥土掩埋了他们。杨军的左肩，楔入了一寸多长的一块炮弹片。他刚刚发觉自己受了伤，敌人步兵的第七次冲锋，到达了他们扼守着的战壕附近。来不及包扎伤口了，他和他班里仅有的四个战斗员，迎着敌人冲了出去。前进了一段之后，杨军凭据着单人掩体，忍着伤痛，把枪口对准着敌人射击。他看得清楚，他射出的子弹，穿进了正在向他面前奔来的兵士的肚腹，那个兵士的身材很高大，光秃着脑袋，手里拿着一支汤姆枪，在中弹之后，还向前跑了四五步，才抱着肚子倒下去。这时候，杨军的头脑，比坐在掩蔽部里清醒得多，对他的射击的准确性，充满以往所没有过的信心。“又是一个！”他的心头漾起了一种杀敌致果的快感。一个赤红脸高鼻头的敌人，在离他三十来米的地方，脑瓜贯倒在一棵树桩子上，血从口里喷吐出来。敌人的冲锋队形是密集的，真像是一窝狂蜂，低着头，弓着身子，看样子是受过最严格的训练，向前跑步冲锋的时候，竟还保持着先后层次，前头的总是跑在前头，后头的总是落在后头。大概是个军官，在杨军面前一百五十米远的一道矮墙后面，不时地冒出头来，举着手里的驳壳枪，“砰砰叭叭”地射击着，嘴里大声喊叫：“冲！冲上去！不许回头！”在他督战的枪声和喊声下面，兵士们冲进了几步，又伏下身子，头脸紧紧地贴到地面上，躲避着迎面射来的子弹，他们还不时地回过头去，看看后面的人跟着冲上来没有。这样冲锋的阵势和速度，使得杨军能够从容地观察敌人，从敌人中选择他的射击目标。

那个军官又把脑袋露到矮墙上面来，他连续打了十多发子弹，喝令扑在地面上的兵士们，爬起身来继续冲锋。杨军没有让这一眨眼的良好

机会滑过，他扣了一下枪机，一粒子弹从枪口飞了出去，矮墙上那个军官的头，从此就不再冒露到矮墙上面来了。全战壕的战士们，和出膛的子弹一样，猛地飞蹦出去，完全忘却了上空的敌机正在号叫着扔下雨点般的炸弹，他们急风骤雨似地扑向了敌人。敌人从地面上慌张地爬起来，有的回头就跑，有的爬起来又扑倒下去，有的对着向他们反击的队伍，颤抖着身子胡乱射击。杨军、张华峰冲在最前面，一口气冲到那道矮墙下面。

像前天夜晚那样的小出击，在杨军的战斗生活里，至少有过三十次。敌人在八个小时内举行了七次冲锋，在这第七次冲锋的时候，来一个凶猛的反冲锋，对于杨军确是当了五年战士的头一遭。他感到很痛快，也很新奇。“这样的战法很有味道。”他的心里，有这样的感觉。胜利的愉快，压服了肩部创伤的疼痛，在矮墙附近，他又打死了一个向他扑来的敌人。

他终于瘫软下来。高速度的奔跑和伤口的流血过多，使他的肢体失去了撑持的力量，昏倒在矮墙底下。烫热的枪压在他的身上。他虽然还很清醒，但脸色已经苍白，呼吸也显得微弱起来，他缓缓地呻吟着，嘴里非常干涩，口唇不住地掀动，在强烈的阳光下面，他闭上眼睛躺在地上。大约过了不到一分钟，一股硝烟窜入到他的鼻腔里，他又张开沉重的眼皮。

淤河东岸的一个小庄子，落下了敌人的硫磺弹，房屋和草堆正在燃烧，浓烟随着风势吹拂过来。他想爬起身来，他从腰眼底下抽出麻木的右手，和他的臀部同时用力，按着坚硬的地面，紧紧地咬着牙关，把沉重的身体向上撑起，但是，他没有能够如愿，他又跌倒下去，仍旧躺在矮墙底下。喘息了一下，他摸着挂在腰皮带上的水壶，想得到一口水喝，用力摇晃一下，水壶轻得几乎没有分量了，水壶碰到枪杆子上，发着空洞的声音。“没有水了。”他喃喃地说道。他把贴在地面的头，歪向

左右两边望望，没有什么动静，大炮不响了，枪声也很稀疏，除去在他的右前方淤河边上横着一具敌军士兵的尸体以外，他几乎什么东西都没有看见。这时候，他突然感到孤独和不安。“我不行了吗？”他心里暗自地问着。稍隔一会儿，突然一阵枪声，使他从迷蒙的状态里清醒过来。奔跑的脚步声越来越近，他本能地爬了起来，全身生发起一股热力，好似一盆烈火在燃烧。他的眼前出现了在十几分钟以前看到过的那个敌人的形象。他确信没有看错，是脑袋冒到矮墙上面被他一枪击倒的那个军官。军官的手里握着崭新的快慢机，枪上的烤蓝一点没有磨退，耀着闪闪的光亮，军官的眼睛也在发光，血从头发丛里经过鼻子、嘴唇，流到他的脖子里。军官好似明白面前的这个人正是开枪把他击倒的射手，仇恨从他那发着紫色的眼珠显露出来，他的一只手抓住矮墙的泥土，竭力地撑持着身体，一只手举起枪来，食指在枪机上连连抖动，朝着杨军射击。可是，没有一颗子弹射击出来。他焦急而又失望地靠在矮墙上，考虑着用别的什么手段重新对付他的敌手。杨军在敌军军官举枪向他射击的时候，迅速地把身子向旁边闪让一下，不料一块砖头绊了他，他踉跄了两三步，才站稳了脚跟。他完全没有想到，在这个时候的这个地方，还会发生这样一场白刃战。杨军清楚地知道了敌手的弱点，不是枪坏了，便是枪膛里没有了子弹。他停顿了一下，抱住他的枪托，举起闪光灼灼的刺刀，冲到矮墙的那一面，转过身子，拼力地朝着军官的胸口刺去，由于用力过度，他的两手抖动了一下，刺刀深深地插入到墙肚里去，刀锋侵入的地方，距离军官的臂膀大约还有二寸到三寸光景。杨军急得头上迸出了豆大的汗珠，正要从墙肚里拔出刺刀来，进行第二次刺杀，军官却颓然地倒了下去。杨军吃力地把刺刀从墙肚里拔了出来，头比先前晕眩得更加厉害，他的体力似乎已经消耗完了，瘫靠在矮墙上喘息着，好似刚才的敌军军官站立着的那个姿态一样。

追击敌人的秦守本在一个炮弹坑旁边跌了一跤，膝盖碰出了血，裤

筒子卷到大腿上，伤处裹着纱布，攀着张华峰的肩膀，一拐一拐地走回到矮墙跟前。

他们扶着杨军回向阵地，在走了十多步以后，杨军突然停止下来，说道：

“把那个军官弄来，他没有死！”

“家伙已经给我缴来了！”秦守本晃着崭新的快慢机说。

“把他弄来，是个军官，他还是活的！”杨军坚决地说。

“不死，也快断气了！”秦守本还是不愿意回去。

“我去！”张华峰说着，跑回到矮墙那里去。

三

淤河的水，淤河两岸发着油光的黄土，高高的白杨，一棵老白果树，精心构筑的守了八天八夜的战壕和掩蔽部，战士们含着眼泪和它们告别了！

战士张华峰、金立忠、秦守本和弹药手周凤山四个人，两天来，连续地向北走了一百二十里，仅仅在昨天的中午，倒在田野上的秫秸^①丛子旁边，为着躲避敌机的扫射，睡了三个钟头。

秦守本感到十分疲劳，他的枪和米袋子全都压在张华峰的肩上，就这样，他还是走走歇歇，歇歇走走，随时随地都想歇息下来。本来，他是一个喜爱说话的人，这两天，在四个人里面，他却成了最沉默寡言的一个。

吱吱嗥叫的独轮车，三轮大牛车，载运着米粮、被服和弹药，骡马驮着扎成一捆一捆的枪支，它们有的没有了机柄，有的缺少了枪托或者断了枪筒。牛车的货物堆上，间或有几个战士坐着或者躺着，其中的一

① 秫秸就是高粱秆子。

个战士在上面沉沉酣睡，他的两条腿悬挂在货物堆的边缘上，随着牛车的颠簸而摇摆着，看来，他随时都会从上面滚跌下来。赶牛车的农民，不住地把手里的鞭子打得脆响，吆喝着牲口迅速前进。一辆牛车忽地停在路上，而前面并没有什么障碍。赶车人手里的鞭子，虽然打得“格叭格叭”地炸响，靠左边的一条黑犍牛，却怎么也抬不起腿来，嘴里不住地流着白色的涎水。“你打它呀！”坐在车顶上的战士对赶车的人说。赶车人手里的鞭子还是扬向空中，不肯落到牛的身上。他叹了一口气，低声地说：

“它委实是累了！”

抬着重伤员和重病员的担架，成队的战士和三三两两失去联络的、轻伤轻病的战士，掉队落伍的战士，穿插在车辆、骡马的行列里走着。他们各走各的，谁要快些就快些，慢些就慢些。在一个庄口的桥边上，立着一块黑门板，上面拥挤着粉笔写的字迹和贴着的字条，那些是各个部队对他们本队人员联络地点的通告。门板前面，挤满了人，因为天已傍黑，手电筒的电光，在上面闪来闪去。

张华峰挤到人丛里，在黑字和白字里面来去寻认了一阵，没有见到他所属的团、营、连的联络通告。他失望地坐在一块石头上，从腰皮带上解下五寸长的小旱烟筒，吸起烟来。金立忠和周凤山卸下背包，坐到张华峰旁边的地下，秦守本的背包摆在张华峰的面前，他连稍稍把背包朝旁边移动一下的力气也使不出来了。他坐到他的背包上，脊背倚靠在张华峰的腿上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

从火线上撤退下来，他们一直保持一种沉默状态，他们心里都有好多的话要向外倾吐，可是谁都不说什么。他们互相看看望望，头就不由得低下去，全班十二个人，八个不在一起了，班长杨军被送到野战医院去了，其余的七个，为着神圣的革命事业，捐献了他们的生命。他们的心头感到痛苦和悲凉，在这样的情形下面，谁爱多说一句话，谁要对谁

再有什么不满意，那就是罪过，他们四个人都有这种情绪。他们坐在那里，至少有二十分钟，五辆牛车从石桥上滚了过去，那辆黑犍牛拉掉了队的大车，也已缓缓地跟了上来，骡马过去了几十匹，他们却还是不走，他们当中没有一个说一声“走吧”。由于有七八个人到居民家里烧起饭来，引起了他们饥饿的感觉，张华峰摸摸身上两条空了半截的米袋，用他的眼睛向同志们问道：“我们也去烧饭吃吧？”秦守本站了起来，好似许多话并到了这一句话里，突然大声说道：

“烧饭吃！肚子叫了！”

他们走进一个居民家里，把桌上的一小盆山芋茶，你一碗我一瓢，一股劲喝得精光。

鸡栏和猪栏全是空的，房间里打扫得很洁净，所有的家畜、衣物和粮食，全都弄走了。

房主是个七十多岁的白胡老爹，他对他们说：

“家里人都走了！没人帮你们做，也没什么给你们吃！”

他从火塘里扒出几个烤熟了的红山芋，送到战士们面前的小方桌上。

周凤山烧火，金立忠淘米，张华峰向锅里倒水，秦守本没有动手，坐在门边剥红山芋吃。

白胡老爹坐在秦守本对面的小凳子上，向秦守本问道：

“是涟水城下来的？”

秦守本点点头。

“城里的宝塔没有给大炮打坏吧？”

“没有！”

白胡老爹接着感慨不已地说：

“……远的不说，就从民国初年算起。张瞎子、白宝山、马玉仁，他们在这一带打过、杀过，民国十六年，说是革命军来了，又打！唉！

到后来，什么革命军喽！官匪不分。鬼子来以前，闹土匪，杀人、绑财神、断路。连我这八口人、十二亩田的人家，也当了财神，把我一个三岁小孙子抱了去，逼我卖了三亩沟边地去赎回来。打鬼子，这里算是运道好，开头，鬼子迟来一年，你们站在这里，鬼子又早走一年，算是打了整整六年。不是刚刚停了年把？你看！庄东的地堡还没有腾出手来拆掉，烧了的房子还没盖好，你们来的这一路，哪个庄子，集镇上没有黑墙框子？又打！打不够！弄得你神魂不安，鸡犬不宁！同志！不能不打吗？”

他一边说一边长声悲叹，悲叹的言词里夹着一生长久积下的愤慨。秦守本看到白胡老爹的眼边滴下了泪珠，心里也很难过、气愤，把山芋皮使劲地摔到门外的远处去。

“不是我们要打的！是蒋介石！”张华峰在锅台边喊着说。

“我知道。不能谈和吗？”白胡老爹问道。

“毛主席去年到重庆跟他们订了和平条约，他们都撕掉了！你不打，他要打！你和，他不和！有什么法子？”张华峰走到白胡老爹面前说。

“那就只有打啦？”

张华峰点着脑袋，举出拳头回答说：

“对！只有打！”

白胡老爹走到后屋，从床底下的小坛子里，拿了一盘腌蒜苗来，给战士们做小菜，这是四个人这一天吃的第二餐饭。

吃饭以后，秦守本有了气力，他洗涤了锅、碗、盘、筷。他们道谢了老主人，又穿插在纷杂的队伍里，默默地向前走去。

星星密布在夜空里，跳动着点点寒光。两架敌机以重浊的声音哼着单调的悲曲。其中的一架连续投放了两枚照明弹，一块黑天顿时变得惨白，白光在上空摇晃着，荡漾着，好一阵子才慢慢地消失。

深夜的重雾好似毛毛雨一般。脚下的尘土溅湿鞋子和裤脚，使得疲

乏的腿脚越发沉重。本来，走在路上的战斗部队和后勤部队是吵吵嚷嚷的，牛喊马叫，烟火闪亮，偶尔还会听到哼唱小调的声音。到了深夜就不是这样了，队伍和骡马虽然仍旧不停地行进，却好似全都进入了睡乡，一点声息没有。世界显得非常寂静、荒凉。

他们又走了整整一夜，实在太疲劳了，左问右问始终没有问明他们部队的宿营地点。在拂晓的时候，便茫然地跟着一支马匹很多的队伍，进了一个很大的树木丛生房屋密集的村庄。

四

张华峰一觉睡到中午，直到太阳晒到他们睡觉的牛车棚子里，才似醒非醒地坐起来。睡得真美，将近二十天里，只有这一觉算是睡得最满足的。他揉开眼睛以后，好似一颗子弹穿过他的身边一样，身子突然起了震动，心里簇起了一把皱纹。睡在他脚头的金立忠和周凤山还在打鼾，睡在他身边的秦守本却不在了，一个对秦守本不信任的念头，在他的脑子里闪动了一下，但紧接着他又驱逐了那个念头。“他家在江南，不会走的。”他心里暗自地说。班长不在，他是班里除了班长杨军以外仅有的一个共产党员，他的责任心要求他把和他在一起的三个战友照顾好，至少，他要使他们三个人一路安全，返回到连队里。他们在他们三个人的面前努力地约束自己，使他们三个人对他信任，但又不发生他以领导人自居的印象。可是，秦守本他们三个人出于对他的敬重，从班长杨军与他们分别以后，就把他看成是代理班长。为防止惊醒睡在他脚头的人，张华峰把身上的毯子轻轻掀起，赤着脚走到车棚外面才穿上鞋子。“秦守本到什么地方去了呢？”张华峰在车棚子前后走了一圈，又走到水塘边上，看看秦守本是不是洗脸去了。不在，那里只有一群鸭子在水里翻上翻下。他在水塘边捧了水漱漱口，洗了脸，便又皱着眉头，左顾右盼地走回到车棚子里。

拿起小旱烟筒，他吸着烟，坐在车棚门口的太阳地里，眨动着充血的眼睛，寻猎着秦守本的身影。

原来，秦守本在半小时以前，被一个什么突然的声响，从梦里惊醒。醒后，他觉得口干，到住着队伍的居民家里找水喝，碰到了军司令部作战科长黄达，黄达和他谈了几句话以后，把他带走了。

秦守本惶惑地被带到一位高级首长那里，高级首长正在吃午饭，秦守本也就在那里饱啖了一顿，并且得到了一支他很少吸过的刀牌香烟。

“你们班里还有几个人？”听秦守本说了他所经历的战斗情况以后，高级首长问道。

“四个人。”秦守本回答说。

“四个什么人？”

“一个机枪手，一个弹药手，我跟张华峰，都是用步枪的。”高级首长从桌子边走到秦守本跟前，用他那乌光逼人的眼睛，在秦守本的脸上和全身观察了一下。因为对方庄严的神态发出了一种威力，本来就有些紧张的秦守本，不由得向后移了半步。也在这个时候，他在对方的脸上和全身打量了一番。他想起仿佛两年多以前在江南的一个大山坡下面，听到这位首长讲过一次话，相貌，由于是在夜晚，他距离太远，没看清楚，记忆不起来了。可是，一种过人的洪亮的声音，却在他的脑子里留着至今还未磨灭的印象。秦守本刚到这个屋子里的时候，忙着吃饭和回答问题，没有来得及辨认和猜想这个首长到底是谁，现在，他作出了判断，这是他的军长。

秦守本觉得他和军长是彼此相识了。军长已经知道了他的名字，他特别感到高兴，几天来的沉闷和忧郁，消失了一大半。这个当儿，他在军长面前，完全像一个孩子一样，生了粉刺的脸上，现出了淡淡的笑容。

“你们班长叫杨军？是小杨？跟你差不多高，比你壮一些，结结实